



酒类大全（三）

张俊杰 主编



目 录

酒具	1
中国酒具	1
中国古代酒具	13
水鸟啄鱼蒜头壶	13
船形彩陶壶	14
鱼鸟纹葫芦瓶	15
鱼鸟纹葫芦瓶	16
彩陶背壶	17
人首灰陶瓶	18
彩绘碗形豆	19
彩陶筒形杯	20
蛋壳彩陶碗	21
禽鸟纹宽黑陶壶	23
漏斗形流滤酒器	24
蛋壳高柄杯	25
彩陶单柄杯	26
形陶壶	28
白陶鸡形	29
原始青瓷尊	31
饕餮纹铜爵	31
敞口铜觚	33
饕餮纹铜尊	34
联珠饕餮纹铜甗	35
饕餮纹铜卣	36
伞状双柱平底铜爵	37
牺首盖铜爵	38
带杯铜卣	39

联珠饕餮纹高脚铜杯	41
调温铜方卣	42
四鸟铜方	43
龙虎铜尊	44
兽角形铜觥	45
神兽吞人铜觥	47
四足方体大铜	48
形铜卣	50
首铜	51
“虎食人”铜卣	52
象尊	54
四羊铜方尊	55
人面神龙铜	57
四阿屋顶盖铜方彝	58
伯公父铜斗	60
旅父乙铜觚	61
何尊	62
中神驹尊	63
三足鸟铜尊	64
象耳铜	65
蟠龙铜	67
凤鸟纹铜卣	68
伯铜饮壶	69
仲义父铜	71
国差铜	72
错金栞书铜缶	73
莲鹤铜方壶	74
曾侯金盞	75

甘银耳杯	76
错金银云龙纹铜樽	77
云龙纹铜樽	78
重金络壶	78
“礼射宴饮图”铜壶	80
丽山园铜缶	81
彩绘凤纹漆卮	83
怪鸟漆杓	84
凤鸟纹铜杯	85
四神温酒铜杯炉	86
酒令铜钱、酒令铜骰	87
乘舆漆耳杯	88
乘舆漆耳杯	89
角形青玉杯	89
玻璃耳杯	91
鎏金镶宝石熊足铜樽	92
夔凤玉卮	93
白玉杯	94
飞鸽青瓷杯	95
鹰饰青瓷盘口壶	97
神兽青瓷尊	98
鼠耳青瓷扁壶	99
黑釉鸡首瓷壶	100
黑釉鸡首壶	101
青瓷莲花尊	102
李希宗酒器	103
鸟形玻璃酒注	104
鎏金青铜吊壶	105

金白玉杯	106
鸳鸯莲花纹金执壶	107
金花鸳鸯银羽觞	109
银酒瓮	110
酒令银筹	111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113
仕女、狩猎纹银杯	114
胡人头银执壶	116
宣徽酒坊银酒注	118
胡人驯兽青瓷扁壶	120
凤首龙柄青瓷壶	121
凤首龙柄瓷壶	122
黄釉绿彩龙首壶	123
镶金牛首玛瑙杯	124
鎏金八角银杯	125
鎏金银酒注、酒盏	127
“清洁美酒”经瓶	129
影青莲花瓣注碗	130
青釉刻花倒装壶	131
白瓷螺形杯	132
龙泉青瓷酒船	133
鎏金鸡冠银壶	135
八棱螭花银酒注、温碗	137
玛瑙盅	137
四瓣水晶杯	139
葫芦形青瓷执壶	141
银龙槎	141
洩山大玉海	143

黑釉“葡萄酒瓶”	145
青花梅瓶、酒注与白釉盘盏	146
蓝釉金彩爵	148
青花诗文菊花杯	149

酒具

中国酒具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古人有句话叫做“礼以酒成”，也就是说无酒不成礼。确实，古时从喜庆丧葬、生儿育女、宾朋欢聚、迎来送往，到祭祖敬神、国家庆典，几乎都要喝酒，所以，自古以来我国便有十分发达的酒文化。要喝酒，就离不开酒器，因此，酒器便成为酒文化之重要组成部分。

酒器是随着酒的发明而产生的。据传说，酒在我国的发明，始于夏代，有人说“仪狄作酒”，献于夏禹。另有人说，是夏王少康或杜康发明了酒。据此推断，我国古代酒器应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则证明，中国古代酒器的产生，可早到六七千年前，而到五千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在使用一些极为精美别致的酒器了。

中国古代酒器的品类极多，功用各异，质料也多种多样。从用途上分类，大体上可分成盛储器、温煮器、冰镇器、挹取器、斟灌器、饮用器等，另外，造酒器和娱酒器也可附列于内。盛储器主要包括有缸、瓮、尊、甗、缶、彝、壶、卣、枋、钟、瓶、等；温煮器主要有、樽、铛、爵、炉、注子注等；冰镇器主要有鉴、缶、尊、盘、壶、卣等；挹取器为斗、勺、瓢等；斟灌器主要是、觥、注子、执壶等；饮酒器则主要有杯、爵、觚、觥、

角、羽觞、卮、觥、碗、盏；娱酒器主要有骰子、令筹等。如果按照质料来分类，则主要有陶器、瓷器、漆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玻璃器、象牙器、兽角器、蚌贝器、竹木器等。

与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相伴随，我国古代酒器经历了千变万化的发展过程。最早的人工酒器，目前可以确知的是陶器，此外，很可能还应有竹木器、兽角器和植物果实的硬壳(如匏)。在大约距今五千年的时候，漆酒器被发明出来。又过了大约一千多年，青铜酒器诞生了，随后出现的是原始瓷酒器。到东周时候，金银酒器开始面世，到了汉代，又发明了玻璃酒器，出现了玉酒器。关于这些不同质料的酒器的流传时间，大体情况是这样的：陶酒器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流行到商代，商代以后便退居到很次要的地位，但始终未曾绝迹；漆酒器的出现虽然很早，但直到东周时才大放光彩，至汉代达到顶峰，汉代以后便骤然衰败；青铜酒器鼎盛于商代、西周，从东周时开始萎缩，到汉代时仍有不少青铜酒器，汉代以后便比较少见了；瓷酒器在商周时期比较珍稀，魏晋以来大兴于世，至今不衰；金银酒器昌盛于唐代，至宋代依然流行；玉酒器，自汉代开始逐步发展，并在汉代创造了第一个高峰，直唐代进入新的高潮，唐代以后仍很流行；玻璃酒器自产生以来，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始终是个陪衬者，直到清代才抬起头来。综观中国古代酒器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流行酒器，依次是：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而其他质料的酒器，没能占据主导地位。

关于中国古代各种酒器之生灭兴衰，需要很长的篇幅才能叙述透彻，这里只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来作些介绍。

陶，流行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至夏商之际。陶，大约流行于夏代至商代早期。高柄陶杯，从五千多年前流行到夏代早期。陶觚从五千多年前流行到商代晚期。陶爵主要流行于夏、商时期。此外，新石器时代较常见的陶酒器还有尊、单把杯、壶、瓶。铜爵、铜卣、铜、铜觚、铜、铜壶、铜尊等流行于商代和西周，铜、铜甗、铜方彝等主要流行于商代中晚期，铜鉴、缶、尊、壶、主要流行于东周。温酒铜炉杯主要见于汉代。漆耳杯、漆卮、漆樽、漆扁壶主要流行于东周至秦汉时代，漆锺、漆枋、漆斗等主要流行汉代。金银耳杯始见于东周，延续到唐代，唐代的金银是耳杯的旁系。汉代以后出现的玉耳杯，到唐代演变为玉盏。原始瓷尊、流行于商代和西周。瓷鸡首壶、瓷扁壶从魏晋一直流行至隋唐，瓷注子、注主要流行于唐宋时代。瓷瓶、瓷杯、壶等主要流行于宋元以来。

根据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可以把中国古代酒器的发展演变历史，粗略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新石器时代和夏代，流行陶质酒器，以、杯、壶、爵为代表。也有少量漆器，主要是觚。二、商代和西周，流行青铜酒器，主要有爵、觚、壶、彝、尊、甗等。此外仍有不少的陶酒器，如爵、觚、尊等。还有原始瓷尊、和漆觚、以及象牙杯等。三、东周、秦、汉时代，大体上是青铜器与漆器并重，铜酒器主要有壶、鉴、缶、锺、钜等，漆器主要有耳杯、樽、卮、扁壶等。在此期间，铜器逐步衰微，漆器日益昌盛。另外有少量金银器、玉器、瓷器和玻璃器、象牙器等，器类多属杯、卮、盏。实用陶酒器已较少见。四、魏晋至隋唐，瓷酒器日见发达，主要有鸡首壶、尊、杯盅、注子等。玉酒器日益繁荣，主要有

耳杯、杯盏等。金银酒器也争斗艳，以壶、盏、杯为代表。但漆器却黯然失色。五、宋元以来，瓷酒器空前普及，玉器、金银器也有相当数量。玻璃酒器至清代才有较大的进展。

在中国古代，酒器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功能，其中最基本的，当然是直接与酒相关，即盛储、温煮、斟灌、冰镇、挹取和饮用等，而最重要的是，则是作为礼仪之器，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物和等级制度的载体。自从社会中有了富人和穷人的分化，人们所用的酒器便有了差别；自从产生阶级，有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野，酒器又成为不同阶级和不同阶层人们的“身分证”。早在新石器时代，酒器便主要掌握在富有的权贵手中，在这些人的墓中，往往随葬成组的酒礼器。例如，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大墓中，常可见到一些十分精美的陶质酒器，器表光亮，而且往往刻绘有漂亮的花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好的工艺品；在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红色和白色的陶，造型优美、色泽艳丽；而其高柄杯，则壁薄如蛋壳，且漆黑光亮；陶尊，形体硕大厚重，上面刻有神秘的符号。到了商周时代，青铜酒器是有身分的人所必备的礼器，当时的青铜礼器虽然种类甚多，但酒器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一个人如果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首先必须铸造青铜酒礼器，从商代早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几乎任何一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中，都会首先出土青铜酒器。与之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地位，即便是很富有，也不允许制造青铜酒礼器。在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常可见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墓中随葬了许多贝壳(当时的货币)，足够制造一件乃至一套铜礼器，可墓中却没有一件青铜礼器，可见死

者虽有钱，却没有制造青铜酒器的政治资格，因而有人认为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是商贾，靠做生意赚了大钱。东周以来“礼崩乐坏”，旧的制度遭受冲击，但新的等级制度很快确立，大量的酒礼器、尤其是高品位的酒器依然垄断在权贵手中。上层统治者采用金银宝玉来制造酒器，充分显示了其高贵的身分。秦汉以来，不同阶级、阶层所用酒器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质料和作工上。像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牛角形玉杯、承盘高足玉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漆钟、枋，河北中山王墓中的铜壶，唐代王府的金银杯、盏和玉盏、玛瑙杯，隋代皇族李静训墓随葬的金白玉杯，明代定陵中的镶宝石金托玉爵等，都精美无比，珍贵异常。而社会之中、下层人们的酒器，便要粗陋得多，以陶瓷器为大宗。

中国古代酒器与古代艺术有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几乎从酒器一出现，人们就十分注重酒器的造型与装饰，也非常讲究酒器的用料。早在新石器时代，便有了肖形酒器，如鹰形陶尊、锸形陶、狗形陶、人形陶瓶、龟形陶壶、鸟形陶壶等，制作生动逼真，情趣别致。在装饰上也相当考究，虽是一团泥土所造之物，却是精益求精，或绘上鲜艳瑰丽的彩色花纹，或雕刻神秘规则的动物和几何形状图案。用特殊陶土制造的白陶和器表黑亮如漆器、器壁轻薄如蛋壳的高柄杯，都是上乘工艺品。

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更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的辉煌成果。肖形酒尊的制造取材广泛，如牛尊、豕尊、驹尊、羊尊、虎尊、象尊、兔尊、尊、鸭尊、鸷尊等，都是常见器形，其形态刻画准确无误，细致入微。一些青铜觥的制造，也极尽仿生之能事，把两个或多外鸟兽有机地糅合成一件酒器。虎食人卣等更发展到表现故事情

节的艺术高度。青铜酒器的花纹，在商代追求精细繁复、神秘莫测，而且从平面装饰发展到立体装饰，像著名的龙虎尊、方体四足等，都成功地运用了高浮雕和圆雕装饰，成为雕塑艺术品中的佳作。西周时期的青铜装饰艺术在继承商代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追求简洁、明快、豪放艺术效果的新风尚，例如颂壶、壶等青铜酒器，便把这种新的艺术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东周和秦汉时期的漆酒器，在花纹图案方面有独到的艺术成就。有的花纹描绘细致，栩栩如生，有的花纹似行云流水，优雅畅快，而其色彩的调配，则力求对比鲜明、豪爽热烈。

东周以来的金银酒器，历来注重花纹装饰，尤其是唐代的金银酒器，创开一代新风，生活气息浓厚。花卉鸟兽，情趣盎然；驰马射猪，场面壮观；人物故事，形象生动。在艺术风格上追求豪与典雅，凡龙、凤、龟、鱼、天马、神鹿、孔雀、鸳鸯、鹦鹉、鸿雁、牡丹、莲花，都是金银酒器装饰图案的突出主题，一派祥和、富足和强盛气氛，充分体现了大唐盛世的社会状况。明清时期的皇家金银酒器，往往与宝石美平相结合，金银玉石，相映成辉。

我国成熟的瓷器产生于汉代。瓷酒器自魏晋以来至隋唐，以鸡首壶、尊、杯盏为主要器种。在鸡首壶中，偏早者肥矮古拙，偏晚者瘦高灵秀；褐釉者典雅。在南、北方都流行的青瓷莲花尊，硕大伟壮，气派非凡。唐代出现的瓷酒注，开创一代新风，打破了以往樽、杓、杯三位一体的酒器体系。配有注的瓷酒注在宋代十分流行，这套器物也保证注子里的酒保持一定温度。鸡冠壶是最有强烈北方草原民族特色的瓷器，在辽、金、元代都常

见，它形似皮囊，适宜马背携用。宋元以来的瓷酒器，因各地瓷窑的工艺风格不同而异彩纷呈，有的凝重，有的灵巧，有的华贵，有的淡雅。最常见的器种主要是梅瓶、执壶、高脚杯和小盅等。

通观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各种品类的酒器，无不出现有若干绝妙佳品。如新石器时代的“蛋壳陶”高柄杯、商代的“虎食人”铜卣、形铜尊、卣和四足大方，西周的青铜牺尊、螺钿漆，东周的青铜冰鉴缶、合卺漆杯，汉代的角形玉杯、承盘高脚玉杯、玉卮、青铜鬯杯、鸟篆文铜壶，隋代的金白玉杯、白瓷鸡首壶、唐代的牛首玛瑙杯、金杯、金碗，金元时代的倒装瓷壶、青花瓷执壶，明清时代的斗彩高士图瓷杯、斗彩葡萄纹瓷杯、金盘玉爵和金托玉壶等，都堪称国宝。

在我国古代，酒器与诗词歌赋也有不解之缘。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咏及酒器的诗句已有很多，例如“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瓶之罄矣，维之耻”，“兕觥其，旨酒思柔”，“执豕于牢，酌之用匏”，“尔圭瓚，鬯一卣”。唐诗中吟及酒器者更比比皆是，如“朝罢冥尘事，宾来话酒卮”，“红亭酒瓮香，白面绣衣郎”，“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兴酣樽易罄，连泻酒瓶斜”，“酒缘青壁，瓜田傍绿溪”，“酒香竹院，鱼笼挂茅檐”，“此情偏耐醉，唯遣酒闲”，“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鸛鹑杓，鸛鹑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唐代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有“酒中咏”唱和组诗，其中有《酒》、《酒床》、《酒樽》、《酒勺》、《酒盆》、《酒壶》、《酒觥》、《酒瓮》、《酒铛》、《酒杯》等首以酒器为题之诗，陆龟蒙《酒》诗云：“奇器质

含古，挫糟未应醇”，其《酒尊》诗曰：“黄金即为侈，白石又太拙。斫得奇树根，中如老蛟穴。时招山下叟，共酌林间月。”皮日休还作有《酒中十咏》自序和《续酒具诗序》，历数其作酒器诗之缘起与思想，文工意深。宋代诗词咏吟酒器者也很多，如“湛湛瘦樽绿，酌以红螺觞”，“名花红满觞，美酝绿盈”。有的酒器自身便题写有优美诗句，如唐代长沙铜官窑瓷酒瓶便有诗云：“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抱琴酤一醉，尽日卧弯汤”。

在古代的文献典册中也经常提到酒器，譬如，《仪礼·乡饮酒》提到了禁、勺、壶、爵、觶，《礼记·礼器》提到了爵、散、觶、角、尊、缶、壶、瓦、牺尊、尊等，并记明不同场合、不同身分的人所用酒器不同，如“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觶，卑者举角”，“君西酌牺尊，夫人东酌尊”。

据传说，中国古代的酒器千奇百怪，其中有许多不见于现存文物中。例如，《南史》记载说有“虾头杯”，即取海中巨虾之头甲制成酒杯；《十洲记》说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白玉制成，光明夜照，晚上把玉杯放在室外，天亮时杯中便甘露溢满；唐代韩愈有诗曰：“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黄金涂物象，雕妙工”；《朝野僉载》说，三国时曹植有酒杓，柄似鹊尾，因而名叫鹊尾杓，每当曹植想劝某人喝酒时，只要呼一声，樽中的酒杓便会指向某人；《艺文类聚》说，鹦鹉螺“旋纹尖处屈而朱红，似鹦鹉嘴，故名。其壳青斑绿纹，壳内光莹如云母，制为酒杯，可容二升许”，据《格古要论》说鹦鹉螺产自南海，唐诗有句云“鹦鹉杯中休劝酒”、“悲翠屠苏鹦鹉杯”；《开元天宝遗事》载，唐皇宫有件青玉酒杯，有纹如乱丝，壁薄似纸，杯上镂金字“自暖杯”，

每当杯中盛酒时，“温温然有气如沸汤”；《益州记》说，南方人用鹤顶鸟的长喙做酒杯，名叫鹤顶杯；另据传说，宋太宗以前皇宫有“鸳鸯转香壶”，一壶之内可同时盛两种酒。古代还有用鸭蛋壳制作的酒杯，“以金丝缕海棠花，名鲛胎盏”。类似例子还有很多，很难一一述及。

在中国古代酒器中，号称雅中之雅者是“碧筒杯”，而俗中最俗者则是所谓“鞋杯”。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三国时魏国郑公在盛夏率宾客避暑于历城，取荷叶盛酒，用簪子把荷叶刺穿，使与叶茎相通，从荷叶茎的末端吸饮荷叶中的酒，“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号称“碧筒杯”。元代张羽作有《碧筒饮》诗，诗曰：“采绿谁持作羽觞？使君亭上晚樽凉。玉茎沁露心微苦，翠盖擎云手亦香。饮水龟藏莲叶小，吸川鲸恨藕丝长。倾壶误展淋郎袖，笑绝耶溪窈窕娘。”把用碧筒杯饮酒的场面、滋味描写得细腻入微，生动风趣。唐诗有句云“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荷杯亦即碧筒杯。另据记载，宋元时期有饮客用伎女的鞋载酒杯行酒，名曰“鞋杯”、“金莲杯”，又名“双凫杯”，不少人乐此不疲，“因之酩酊”。还有人写了几首“鞋杯”诗词，有首词云：“借足下权为季雅，向尊前满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儿大。鸚鵡鸂鶒总让它。把一个知味人儿醉杀”，词中的季雅、流霞、鸚鵡、鸂鶒皆古代有名的酒器。另有首词云：“高敬彩凤一钩香，娇染轻罗三寸长，满斟绿蚁十分量……钩乱春心，洗遍愁肠，抓辘辘滚下喉咙，周流肺腑，直透膀胱。举一杯恰像小脚儿轻跷肩上，咽一口好疑妙人儿吮乳在胸膛……”。这等娱乐，亦为某些人所不齿，如元代倪瓚即认为“鞋杯”污秽，“每见之，辄大怒，避席去”。清代梁如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评论说：

“行酒以碧筒为最雅，鞋杯则俗矣。”可见，在我国传统酒文化中，既有可以弘扬的精华，也有必须扬弃的糟粕。

中国古代酒器，还具有珍贵可靠的史料价值，其一，古代酒器是数量多、系列全的实物史料，是考古学家据以研究器物编年序列和文化属性的“典型器物”。其二，有许多酒器上有题名，是极其难得的文字史料。例一，据文献记载，商代有个孤竹国，其都城在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商代末年的时候，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互相谦让王位，双双辞别家乡投奔周文王。后来因劝阻武王伐纣未遂，兄弟二人隐入首阳山中。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商代晚期铜上，赫然铭铸“孤竹”二字，证明商代确实有孤竹国，位于东北远方；例二，西周早期的“小臣单铜觶”，有铭文 22 字，记载了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铭文说“王后克商，在成，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彝”，是说周王在与商人的战争中取胜，周公在成周奖给有功人员“单”货贝十朋。有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商周之战，指武王伐纣。另有学者认为指周公奉成王命平定武庚与管、蔡之乱。总之，由这件铜觶的铭文可以证明古文献记载的商末周初的两次大战役，是可信的。例三，武王克商以后，封召公为燕侯，据记载，燕国的都城在北京附近。1986 年，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出土的一件西周初年的铜上，有铭文 43 字，记述了周王封燕之史实，铭文中称召公为太保，说周公“令克侯于燕”。这件铜的出土，不但证明了武王封燕之史实，而且还指明燕国的都城就在北京房山县。例四，陕西宝鸡市出土的“何尊”，是西周早期的铜器，有 122 字长篇铭文，铭文说，周成王在成周城召见一个名叫“何”的人，训话中提到，武王克商后，曾计划建都于洛阳，证

明《逸周书》等古书记载的武王克商，拟建都洛阳等，均为史实。例五，史书记载，战国时期，燕王哙禅让相邦子之；引起国内动乱，齐国趁机伐燕，攻占了燕国都城。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中出土的一件铜壶，有铭文记载说，当年中山国也参与了伐燕战争，中山国相邦司马”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备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这么重大的事件，在历史文献中竟一字没有提到！

另外，一些古代酒器还为我们了解许多在古书中虽有所记载，但已不可确知的事情，提供了很好的证据资料，像古代的礼射、宴饮、攻战、舞马、胡腾舞、抽筹行令等等，在古代酒器中都有实物或图像可供参考，本书中有介绍，可备查。

关于中国古代的酒器，还有许多的典故笑话，这里不妨举出几例。据《汉书》说，梁孝王家藏一件酒尊，值千金，先王遗命将此尊作传家宝，不准送给任何人。王后一再请求得到该尊，梁孝王就将宝尊赐给了王皇。皇上闻知，以不孝罪诛杀梁孝王。邯郸淳《笑林》说，三国时有个才子叫郑泉，嗜酒如命，曾有个宏愿，就是用大船装酒，任他扎猛子畅饮，而且每喝掉一部分酒，船仓内就自动添补等量的酒。郑泉临死时立下遗嘱：死后必葬于陶窑之旁，以期几百后年尸体化为土，能有幸被陶工取为原料，制成酒壶，与酒日日相伴，真是“天长地久有尽时，此乐绵绵无绝期”。《世说新语》载，晋代名士阮仲容与宗人相聚饮酒，用大盆盛酒，适有猪来争饮，这位阮先生便与猪共饮于酒盆中。《侯鯖录》载，宋代有酒瓶叫酒经，晋安人赠酒给别人，礼单上便写做“一经”或“五经”。外乡人到晋安，听说有人送来“五